

PHILOSOPHY

西方文化经典

哲学卷

[英] 约翰·亚历山大·汉默顿 / 编

李治鹏 王晓燕 / 译

JOHN ALEXANDER
HAMMERTON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PHILOSOPHY

西方文化经典
哲学卷

[英] 约翰·亚历山大·汉默顿 / 编

李治鹏 王晓燕 / 译

JOHN ALEXANDER
HAMMERTON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化经典. 哲学卷 / (英) 约翰·亚历山大·汉默顿编; 李治鹏, 王晓燕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680-2090-9

I. ①西… II. ①约… ②李… ③王… III. ①西方文化—文化史②哲学史—西方
国家 IV. ①K500.3②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4650号

西方文化经典·哲学卷
Xifang Wenhua Jingdian · Zhexuejuan

(英) 约翰·亚历山大·汉默顿 编
李治鹏 王晓燕 译

策划编辑: 刘晚成

责任编辑: 薛 蒂

封面设计: 喃 风

责任校对: 马燕红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3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25千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55.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	柏拉图	苏格拉底的申辩
8	柏拉图	理想国
19	柏拉图	会饮篇
26	亚里士多德	伦理学
37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47	西塞罗	论友谊
53	西塞罗	论老年
59	塞涅卡	论恩惠
67	奥勒留	沉思录
76	普罗提诺	九章集
82	奥古斯丁	忏悔录
90	伊拉斯谟	愚人颂
96	马丁·路德	席间漫谈
103	蒙田	随笔录
111	培根	学术的进展

116	伽利略	《圣经》的权威
122	霍布斯	利维坦
130	笛卡尔	方法论
137	拉罗什富科	箴言集
145	帕斯卡	外省通信
152	帕斯卡	思想录
158	洛克	人类悟性论
164	斯宾诺莎	伦理学
170	佩恩	隐居的些许收获
177	拉·布吕耶尔	论品格
185	贝克莱	人类知识原理
191	休谟	伦理与政治论文集
198	卢梭	社会契约论
204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211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
218	柏克	崇高与美
226	托马斯·潘恩	理性时代
234	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理
243	费希特	人类的使命
249	黑格尔	宗教哲学
257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263	孔德	实证哲学教程
272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
280	密尔	逻辑学体系
287	密尔	功利主义
293	斯宾塞	第一原理
300	托尔斯泰	我的忏悔
306	勒基	欧洲理性主义的兴起与影响
314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322		译后记

苏格拉底的申辩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

申辩篇出现在苏格拉底（Socrates）被审判后几年，据称是那次审判的记载，是哲学家苏格拉底对被控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自我辩护。实际上，它是对苏格拉底的学说最好的一次陈述。

1. 控告与控告的真实原因

雅典的人民啊，原告们刚才所说的话冠冕堂皇，却无一句是真。在他们的诸多谎言中，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让你们务必小心提防，不要被我欺骗，言下之意是说我极其善于雄辩；但我根本不擅长雄辩，除非讲真话就是雄辩。你们将从我这里听到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是脱口而出的最真诚的言辞，这就是我的日常用语。我已年届七十，然而，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法庭上，我没有任何法庭辩论的技巧。我的唯一请求是，请你们关注我所说的话是否公正。

在与阿尼图斯（Anytus）以及其他原告们辩论之前，我应该先与之前就攻击过我的人进行辩论。因为比起阿尼图斯等人，我更畏惧之前的攻击者——那些人从你们青年时期，就往你们的头脑中灌输对我的不真实的指控，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一个叫苏格拉底的人，他探究天地万物，巧舌如簧，颠倒黑白。他们的指控非常狡猾，因为，若你们听信了他们的谎言，就会认为我是一个不信神的人。我不能准确地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只知道有一个是喜剧作家，我不能和他们面对面地单个辩论。然而，我必须尝试做一个简短的申辩。我知道我的申辩将困难重重，但这也是神的旨意。

现在，让我们看看墨勒图斯（Meletus）提出的最主要的控告是什么？

“苏格拉底是一个好搬弄是非的坏人，他探究天文地理，并教唆他人效仿。”你们都看到了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剧中的苏格拉底

就是这么做的。对于这些探究我无话可说，但我绝不会让墨勒图斯借此攻击我。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听过我讲话，但是我从没有谈论过这些主题。你们应该以此推论出，对我的其他传闻也全是不实之言。同样，对我教导他人以索取报酬的指控也是不真实的。若能像高尔吉斯（Gorgias），普罗狄克斯（Prodicus）以及希庇亚斯（Hippias）那样传授知识，却也是一件美事，他们可以从一个城邦到另一个城邦随意走动，吸引青年人与他们交谈，那些青年人为了获得这样的机会情愿花钱，也不愿意免费与他们的同胞交往。我听说有一个叫厄文努斯（Evenus）的帕罗斯人（Parian），目前就在做这样的事，他的报酬是五迈纳（古希腊货币及重量单位。译者注）。如果拥有这些宝贵的知识并传授它确实令人高兴——如果他们真拥有它。我自己也很想这么做，但是我对这些知识一无所知。

“那么，苏格拉底，这次麻烦的根源是什么？”你们会说，“如果你没做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这些流言和诽谤又因何而来？”

我将向你们解释。这归因于我似乎被赋予的某种智慧——完全不是神而只是人的智慧。我这么说不是妄自尊大，有德尔斐的神谕（Oracle of Delphi）为证，凯勒丰（Chaerephon）是大家都熟知的一个人，德尔斐告诉凯勒丰，说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我没有意识到我拥有智慧；但神不会撒谎。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

于是，我试图找出答案，我去拜访一位享有极高智慧荣誉的人，想以此证明这儿还有更聪明的人。但我发现他毫无智慧可言，尽管他自以为很聪明。我向他表明这一点，他却只是异常的愤怒，因为我没有像他那样妄想自己是全知。我拜访了所有享有智慧声望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拜访，结果总是一样，这让我越来越不受欢迎。我拜访了诗人、政客、手工艺人，结果全是一样。诗人们仅对自己的行当有所了解，却臆想着自己无所不知。

我继续拜访，抓住一切机会，试图搞清楚那些享有智慧声望又自认为的确如此的人们是否真的有智慧，并指出他们不是真的有智慧。由于我揭露了他们的无知，我被说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完全是空穴来风，我成了诸多流言蜚语的对象。而一些出身高贵的青年人听说了我的事迹后，也效仿我，由于这暴露了人们的无知而惹怒了他们；他们将这一切都迁怒于我；

我被说成了一个坏心肠的腐蚀青年人思想的人。为证明这一点，我的诽谤者们不得不求助于指控我探究天地万物的罪行，以及其他莫须有的罪状。

2. 对墨勒图斯的盘诘

这就是我对上述攻击的辩护，这些攻击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源源不断地灌输到你们的耳朵中。现在请允许我先针对墨勒图斯近来提出的指控进行自我辩护，再反驳其他人的指控。道德高尚的爱国者墨勒图斯，我是一个罪人，是青年人的腐蚀者，不尊敬这个城邦敬奉的神，而尊奉那些奇怪的恶魔。我没有罪，墨勒图斯才有罪，他进行如此无聊的指控，对他毫不感兴趣的事假装一副关切忧虑的模样。请回答我，墨勒图斯。让我们的青年人尽量受到良好的影响是否是头等大事？

墨勒图斯：当然。

苏格拉底：那么，请告诉我们，谁让他们变得更好；你肯定知道这个人是谁。……你答不上来？……你说法律？……我是问“谁？”

墨：法官，所有的法官。

苏：换句话说，所有的雅典公民——所有的人，除了我？只有一个人在腐蚀他们的思想？的确，我现在不走运！但是以其他动物为例，例如，马，只有少数人才能驯养好马。你的回答说明你从来不关心青年人。继续，请告诉我，一个人是居住在一群好的公民中间好，还是居住在一群坏的公民中间好？应该是和好公民居住在一起好，因为坏的公民会伤害他。那么，我不会有意识诱导公民变坏。我的朋友们，没有人愚蠢到故意给自己带来伤害。如果我腐蚀了他们的思想，我也是无意之举——这最好的做法是训诫我，引导我，你从未这样做过，而是把我带到法庭，这就是你的所作所为！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腐蚀了他们的思想，通过教导他们不要信奉本城邦信奉的那些神，而信奉那些奇怪的恶魔？我是教导他们说，这里有神还是说这里根本就没有神？

墨：我说你不信奉任何神。你说太阳是一块石头，月亮是一团土。

苏：我们最优秀的墨勒图斯啊，每个人都知道这样说的是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你花一个银币就可以买到那种资料！老实告诉我，你果真认为我不信神？

墨：对，你根本不信神。

苏：天哪，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你绝对是设计了这个纯粹不怀好意的难题，因为你在起诉书中，指控我信奉神！有没有人相信人类的事情，而不相信人类的存在？相信马的事情，而不相信马的存在？或者相信乐曲的存在而不相信乐器的存在？你清楚地说我相信恶魔的事情，也就是我相信恶魔了。但是恶魔也是神的一种，或者说他是神的后代。所以，你不会再说不信神了。我已将你对我的控告彻底推翻了。如果我被判有罪，那也不是因为墨勒图斯的控告，而是由于众人的诽谤；在我之前，诽谤已经让无辜的人被判有罪，毫无疑问我也不是最后一个。

3. 辩护

可能有人说，由于我的一意孤行给我带来死刑的危险，我理应为此感到懊悔。但有价值的行动不应该权衡生死利弊。按照你的观点，之前特洛伊的英雄们就是坏人了！每个人都应该坚守岗位，无畏生死。在波提狄亚（Potidaea）服役时，我坚守岗位、正视死亡，而我在面对神委派给我的职责时，难道要因惧怕死亡而中途放弃吗？

尽管很多人都自以为知道死亡是不幸的，然而死亡是幸还是不幸，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服从神或者人的权威就是邪恶的；我不可能做那些我明知道是邪恶的事情，而不去做那些事实上正确的事情。就此而言，若现在你们释放我，条件是要我停止哲学探究，我的回答是：雅典的人民，我敬爱你们，但是我服从神的旨意而不是你们的；只要我一息尚存，还有一丝力气，我都不会停止对哲学的探究，或者停止劝诫你们，警示你们，正如我迄今为止，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将继续劝诫大家不要过多关注财富，请尽力完善你们的灵魂。这是神的旨意。如果说这些话是腐蚀青年人的思想，那么我承认我是腐蚀了他们的思想。但若有人说我还说了其他的事情，那他就是纯粹胡诌了。即使我要为此死去多次，我也会勇往直前。

请不要窃窃私语，听我讲，因为这对你们也是有益的。如果你们将我处死，你们将伤害你们自己而不是我，因为做错事比承受错事更糟糕。你们很难再找到一个人像我一样，受神所托，作为一只牛虻来刺激城邦这匹骏马。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大家看看一贫如洗的我就知道了。

如果有人对我私下忙于民众私事，而不参与公共事务感到奇怪。那是因为神或者恶魔对我的驱使，我之前曾经讲过，墨勒图斯也在他的控告里嘲笑过。这是一种声音，它阻止我这么做，从未驱策过我。确实，如果我涉足政治，很久之前我应该就死掉了。

但是我从未冒充过教师，或者授课以收受报酬。任何人，只要他愿意，都可以向我提问，并听听我的回答。人们喜欢和我交往，因为他们乐于听我揭穿那些自以为聪明而实则不然的人；这份职责是神通过神谕、梦境或者其他的各种神圣的指令给我的。如果我正在腐蚀青年人的思想或者已经腐蚀了，为什么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父兄或者亲朋没有告发我？如果控告是真实的，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应该这么做；然而他们所有的人却都准备帮助我。

以上种种，就是我的辩护的全部内容。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想，如果他遇到了和我相似的状况，即使状况比我好，他也会痛哭流涕，拖着孩子和家属苦苦哀求以博得同情。我虽然有三个儿子却不做这类事情而感到愤愤不平。那不是出于对你们的不尊重，而是我认为那样做不合适。这样的表现，仿佛死亡是完全可怕的东西，让我感到羞愧，也有损我们的城邦的形象，因为，正如我被认为在某些方面比别人高明一样，在外邦人的眼里，这里的人们是卓越超群的。

且不谈声誉，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法官解释说明，说服他们，而不是靠乞求打动他们；他们应该依法判案，而不是受个人情感左右。因为你们应该发过誓。我被墨勒图斯控告不敬神，我怎么能怂恿你们打破自己的誓言？如果那么做，我就是在劝告你们不信神，不正好是对我控告的罪名吗？我把判决交给你们和诸神，我希望能得到对你们和我自身来说都是最恰当的结果。

4. 判决之后

你们宣告我有罪，对这个结果我没有感到难过，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这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令我吃惊的是，支持的票数只占了微弱的优势。很明显，如果只有墨勒图斯一个人控告我，他肯定得不到使得他免遭罚款的少数选票。

好吧，判决的结果是死刑，但我不得不提供一个我应得的判决——假设，这个判决是我应得的。我舍弃了于人于己都无益的世俗的追求和野心，私下里，我奉劝每个人首先关注自身，怎样才能让自己更优秀更聪明，其次再关心世俗的事情，每个人都因此而受益，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劝诫整个城邦。作为一个公众的恩人被城市公共会堂^①供奉才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你也许认为这只是我的傲慢无礼之词，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没有冤枉任何一个人。已经没有时间允许我进一步证实了，我也不会说我理应被判处罚金来以此承认我有罪。我害怕什么呢？关于死刑我不知道是好是坏，我会害怕墨勒图斯判决的死刑吗？为了逃避死刑，难道我应该选择其他真正坏的事情吗？监禁？难道我要做狱卒的奴隶？罚金加监禁，坐牢直到罚款缴清？——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我没有钱缴纳罚金。被流放？如果我的同胞们都不能容忍我，我又怎能寄希望于外邦人？

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你不谨言慎行，一走了之。我绝对不会这么做，那违背了神的旨意，生活毫无意义，你们可能不相信我说的这些话。我本来只愿承担一迈纳。然而，柏拉图（Plato）、克里托（Crito）和阿波罗德卢斯（Appollodorus）力劝我将罚金定为三十迈纳，他们愿意为我作保，我就提议三十迈纳吧。

雅典的人民啊，你们处死“智者”苏格拉底，你们的敌人将会谴责你们。我已经这么老了，你们等待我的死亡不会花费太多时间。我有话对那些将我定罪的人说。我被定罪，不是因为我的申辩缺乏说服力，而是我没有采用阿谀奉承，取悦讨好你们的方式辩论，那是有辱我的人格。

但是，我公正的法官们，你们投票认为我无罪。趁我现在还能讲话，我和你们说几句。我必须告诉你们，我被判决的时候，我的保护神没有丝毫的反抗，原因是什么呢，很明显，因为我做的事情是好事，因此获得了神的庇护，死并不是什么不幸的事情。因为死亡就是进入了一个无梦的睡眠之中，摆脱了一切感觉而已，而这一点损失也没有；或者说它通往另外一个地方，所有死去的人都在那儿，有古代的英雄、诗人和先贤们。与他们交谈，与他们交流思想，将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① 在希腊的城市中有一个公共大厅，称为公共会堂，政府成员在这里吃由国家提供的饭，译者注。

大家应该对死亡充满希望，因为，对一个好人而言，无论是生是死，都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他。至于我，我坚信死比活着好。因此，对于那些导致我死亡的人民，我并不怨恨你们。时间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我去死，你们活着。究竟谁更幸福，唯有神知道。

理想国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

在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的对话体著作里，究竟有多少是苏格拉底的学说，很难说，因为很明显，书中的叙述是以柏拉图的视角进行的。苏格拉底担当主角的这一系列对话录是所有唯心哲学的基础，作为文学巨作也是无与伦比的。在柏拉图所有的著作中，理想国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在其中，苏格拉底参与了旨在寻求什么是正义的真谛的辩论，并由此引入了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的描述。本文的题目也源自于此。

1. 辩论是怎么开始的

我和格劳孔（Glaucón）去参加女神本迪斯（Bendis）——色雷斯人的阿耳特弥斯（Thracian Artemis）（古希腊月亮与狩猎的女神，译者注）——的节日庆典，场面很是壮观。在典礼结束回家的路上，波列马丘斯（Polemarchus）竭尽全力邀请我们去他父亲色法卢斯（Cephalus）的家中。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已经聚集了一小群人。这位老先生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他已入老年之门，但却丝毫没有老年人的悲苦之相，如果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年老，就会那样。当然，这与他非常富有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唯一原因。财富的最大好处是无须做些惹怒诸神或者来世被神惩罚的事情。你不必违心地说谎，不必亏欠神的祭品或者人的债务。而你自认为做了正义的事情，心里就会得到莫大的安慰。

“然而，”我说道，“什么是正义？讲真话，或者有债必还就是正义？打个比方……”

“我必须走了，”他说道，“让波列马丘斯继续和你探讨吧。”

于是，我们接着讨论了正义的本质。在我和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初步的争论后，格劳孔继续和我辩论。

假设正义是可欲的，那么我们是因为正义本身，抑或仅是为了正义的结果，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呢？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认为第二种观点有难以忽视的必要性，蒙受不义是不幸的，于是，为了使自己免遭不正义带来的不幸，弱者联合起来阻止不正义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有一枚古阿斯（Gyges）的戒指，使得他隐身于众人间，可以随心所欲，恣意玩乐，他就无须考虑所行之事是否合乎正义了。

请再想像一下，一个伪善人以美德著称，且生活富足；而另一个绝对正直的人却被打上了不义的烙印，他将被人们唾弃、鞭打，甚至迫害致死。而那个伪善人却享受着财富、荣耀和所有的一切，并且从神那里买来了平安。

这时，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给他的兄弟格劳孔助阵，也加入到辩论中来。

“诗人们，”他说道，“诗人们经常颂扬行善在今生或者来世给人带来的好的回报。但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做坏事的人享受着荣华富贵。宗教的托钵僧们跑到富人那里，把赎罪券廉价地卖给他们。聪明的人肯定辩称说，为了荣华富贵，用正义装装样子就可以了，不用花费多少钱就可以与诸神和解。这种关于正义的现世回报的观点是致命的。我们希望你能告诉我们正义——正义本身，而不是它的表象的内在价值是什么。”

“你分析得头头是道，”我说道，“难能可贵的是，你能丢弃你自己的结论。尽管这个问题难度很大，我还是会尽力一试。一个人的视力不好，应先读大的字母，再回头去读小的字母，就容易多了。同样，我们也可以由一般推出个别。正义是国家的美德，也是个人的美德；我们在国家这种大的范畴里找到正义，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个人这种小的范畴里找到它了。”

2. 苏格拉底的理想国

社会的产生是因为，不同的人熟练掌握了不同的技术，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分工合作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需求增加，社会就发展；人们拿自己的产品换他人的产品；于是，在生产者之后，出现了商人和市场。当人们开始雇佣仆人，一个生活简单的完整的城邦或者国

家就出现了。

社会日益发展，文明程度也日渐提高。但是，这时，我们的城邦和其邻居们开始互相觊觎对方的土地。我们必须拥有士兵。国家对卫国者必须严格挑选，挑选那些品行端正的人，进行严格、系统的训练，才能最好地保护我们；对敌人凶残，而对朋友友善，就像真正的哲学家——狗——一样，狗区分朋友或敌人的方法是认识与否。它认识的人是朋友，不认识的人是敌人。由此可知，认识可以产生友善。

因此，我们的卫国者必须进行知识培训；我们必须教育他们，要让他们学习音乐和体育，进行我们传统的智力和体力训练。但首先应该学习的是文学，我们先教给他们虚幻的知识，再教给他们真实的知识——先寓言再事实。但是，对上述这些，我们必须严格审查，排除掉那些从本质上就是错误的东西。

我们必须把那些神害人的故事删掉。神必须被刻画成做好事的形象——是一切善的创造者，从不作恶；而且，他的本相是不可变的，连影子都不准有变化。神无须伪装。神痛恨那种灵魂深处的谎言，即使对人们来说是无知或者甚至值得称赞的欺骗，神也不会接受。我们要永远把神说成是绝对正确的。

同样，我们也不能有那种激发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的故事；像阿基里斯（Achilles）说情愿做一个活着的奴隶，也不做阴间的主人，这类关于冥世的言论，一概不能要。还有，英雄不能狂叫恸哭，放纵自己的感情，甚至狂笑得不能自制也不行，神就更不用说了。

真理需要反复灌输，打个比方，药用的谎言是统治者的特权（这里把统治者比作医生，统治者为了城邦的利益对平民说谎，犹如医生对病人用药，译者注。），平民不应染指。节制，即自我控制和服从权威是必要的品质，而荷马（Homer）写的神和英雄都不具有这样的品质！基于此，我们要删掉很大一部分这种不适合教育的内容。至于那些描述正义的人受苦、不正义的人享福的部分，我们以后再说，因为我们还没有给正义下定义呢。我们先谈诗歌的形式，这也是故事常用的描述方式。

诗的常用形式有单纯叙述型、模仿型以及这两种形式的结合。戏剧有叙述型和叙述与对话相结合型。我们的卫国者应避免模仿，或者至少模仿

那些出类拔萃的、高贵的人。模仿坏人的行为是道德败坏的。对模仿必须进行严格的限制。

但是，谁是我们真正的统治者？最优秀的老人们，他们这些人意志坚定，言行一致，能经受得住诱惑的考验，对他们，我们沿用卫国者这个称谓，将那些较年轻的人称作辅助者。我们要想方设法让每个人——卫国者、士兵、平民——对一个华丽的谎言深信不疑，那就是：每个人都像卡德摩斯（Cadmus）神话里的人一样，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大地是他们共同的母亲；他们都是兄弟姐妹，但是却由不同的金属——金、银、铜、铁——做出来的；他们和自己父母的金属成分不必一样；而等级的划分必须依据他们身体的金属构成。

3. 正义和公有制社会结构

谈到这里，我们必须探讨正义了，首先让我们先了解其他三个主要的美德，那时，正义就会其义自见了。卫国者必须有智慧：如果他们是智慧的，整个国家也是智慧的。勇敢是士兵的特质，勇敢是能正确地估量危险。必须通过教育，使得这种特质扎根在他们的心里。节制，或者叫自我控制，是用高尚的品质压制卑劣的品质，正如我们国家高尚的阶级统治着下等阶级一样。各个阶级和谐一致，就是节制。很明显，这个国家的其他美德就是所有的人格守本分、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美德在个人身上的体现。

我们知道，一个人身上有三种品质：理性、情感（或说勇敢）、欲望。这三种品质犹如上面的三种美德一样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它们是独立的，因为一个物体的一部分不能做出自相矛盾的事情；你的欲望促使你去做你的理性禁止的事情；情感不同于欲望和理性，尽管和理性有所关联。你看，智慧和勇敢与理性和情感相对应，节制抑制着欲望。正义就是灵魂里的美德的总和，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恪尽职守，独立执行自己的职能。如今，再问正义或者非正义哪个更有利可图就很荒谬了。

我们可以看到美德是唯一的，但恶却有多种形式。只有一种完美的国家，就是我们描述的这个，只有一个卫国者，它被称作君主政体，有多个卫国者就被称为贵族政体。而不完美的国家有四种形式，对应的也有四种